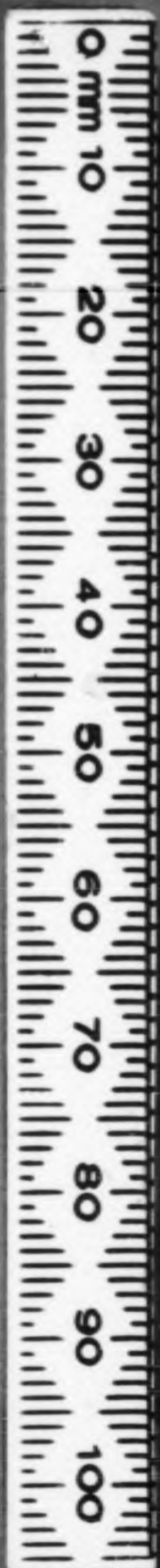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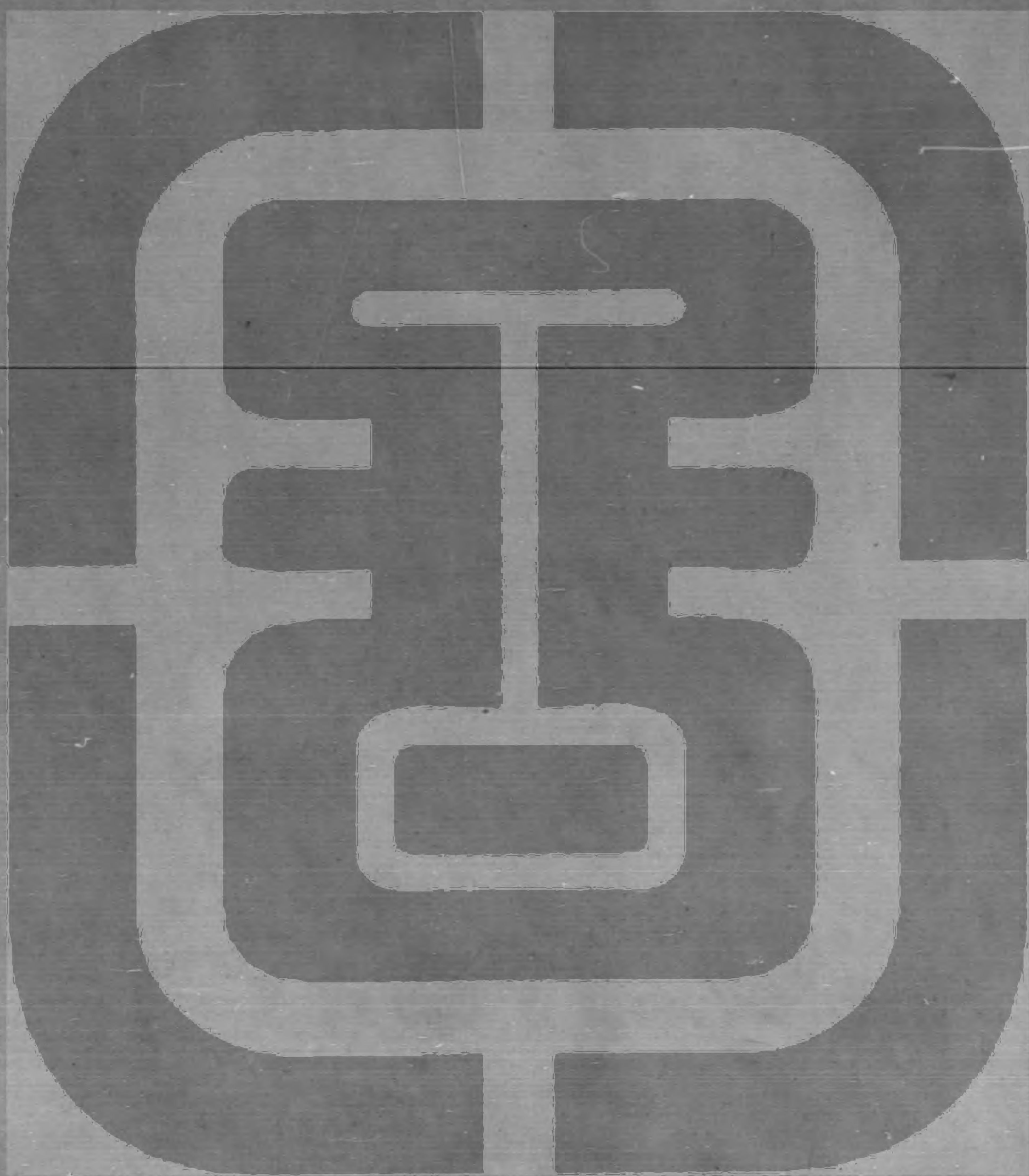


邦目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西梁紀十八

屠維大荒落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夫柁

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

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

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

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

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

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

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琚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于柝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

僧辯軍至 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勅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閣將軍賜金遣之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
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
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
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
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
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
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
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
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
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

官軍者聞之亦止

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

臨賀

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
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
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
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
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鎧熏鼠捕雀而
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
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
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
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三
吾軍乏食若僞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
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
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
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
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
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
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
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
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
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

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
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欵爲侍中出質於景又
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
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
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
吏部郎蕭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
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
盟旣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
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
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詔

通鑑卷之三十三
四
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
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衆合三萬至于
馬印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敕北軍聚還南
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
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
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
子悅任約傅士哲皆爲儀同三司夏侯譚爲豫州刺
史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王爲北徐州刺史王
偉爲散騎常侍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

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
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荅許之癸卯大赦庚戌
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
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
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
威方爲盱眙太守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
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
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
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
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

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綸因使者覲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歔哽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

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

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祆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

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旣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

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旣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關下以示城中景又使子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搗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

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鞞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院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

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巳景遣石城公大欵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官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兖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皆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僧辯羊鴉仁王僧辯趙

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歡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曰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令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開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

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爲北滄州改秦郡爲西兗州 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淮陽太守王瑜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東魏據其地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譽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處纘纘恐爲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

郢復慮譽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暕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譽懼鑿船沈米斬纘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暕殺之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

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暹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相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爲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

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邊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上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

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
泉涌懸釜而炊太師秦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
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
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
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
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
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
水向上山城上人射殺之 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
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
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
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
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
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詵遣府司
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詵使自行詵不從方貴
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詵以它事召方貴方
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詵遣軍攻之繹厚資遣
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詵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
陽詵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詵猶總軍府
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
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旣襄陽豪族

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登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登許之 荊州長史王冲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方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
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
之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
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壬午詔北
人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
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
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
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
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
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

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
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
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邊據縣拒之御
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嵯與之合謀
舉兵討景嵯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
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
而已 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 六月
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爲侍中司空 丁亥立宣城王
大器爲皇太子 初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
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博學

能文嘗為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已
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而自為誌銘厚其賻
贈 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欸為江陵王大
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
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 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
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
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
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
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
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

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
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
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
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
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
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
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
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城
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秦
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

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鄰寇境
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
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
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
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
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
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
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
阻絕皆令拔軍還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
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

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 宋
子仙圍戴僧湯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
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臨賀王
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
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
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
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
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
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
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

殺之 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
妃醜而妬又多失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
至以繹目眇爲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
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
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其穢行榜于大
閣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
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
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
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
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

恨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
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湘
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
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
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
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
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
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
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

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顓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按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

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 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都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

為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于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苽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椋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眾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

擊吳興 己亥鮑泉軍于石槨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檣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故洋曰

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床絨之愔狼狽走遺一靴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紘奚舍樂鬪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群賊斬而齎之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

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奏暹及崔季舒過惡鞭

二百徙邊 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子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 吳興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劾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嶷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日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旣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嶷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

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唼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臣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唼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眾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營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營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蒨有舊密邀之乙丑蒨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

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誓毋襲保林登城拒戰營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營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營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且謝淹

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癸未朔東魏以開
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 初歷陽太守莊鐵帥
衆歸尋陽王大心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
推觀寧侯永爲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
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光遠將
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大心
遣構將兵追討之 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
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廟號高祖 百濟
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地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

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
邊降之 岳陽王啓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
岸送襄陽啓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
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啓既與湘東王
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丞相
秦令東閭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
禮鎮竟陵以圖啓啓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粦爲質
於魏丞相秦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
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
太守柳騶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

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
儉將兵擊仲禮以救啓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
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
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魏楊忠將至義陽
太守馬伯符以下澧城降之忠以伯符爲鄉導伯符
岫之子也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
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
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
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
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

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
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
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
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 乙酉
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邵陵王綸進至九
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始
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
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
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
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

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踈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令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相和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梁紀十九

上章敦
詳一年

太宗簡文皇帝上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陳霸先發始

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

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

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

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

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戊辰

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通鑑卷百六十三
事大行臺齊郡王 庚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
史南康王恪郊迎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爲假黃
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 魏揚忠圍安陸
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
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
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
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
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
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滌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
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

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廣陵人來疑說前廣陵太

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
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
立相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
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
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
人蕭勔爲刺史仍結束魏爲援皓暉之子勔勃之兄
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
魏揚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
庾恪說忠曰晉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

忠遂停建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
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
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睦忠
乃還 宕昌王梁彌定爲其宗人獠甘所襲彌定奔
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忽據渠株川與渭州民鄭
五醜合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
刺史史寧討之擒斬鐵忽五醜寧別擊獠甘破之獠甘
將百騎奔生羌鞏廉玉寧復納彌定於宕昌置岷州
於渠株川進擊鞏廉玉斬獠甘虜廉玉送長安 侯
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邵陵王綸欲

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
時地利不及人和况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
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
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
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
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田宗鎮疆密第若陷
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
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
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啓引楊忠來相

侵逼頗遵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
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侯景遣侯
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
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
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兖州刺
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東揚
州刺史省吳州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
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宣城內史楊
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眾攻之不克

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平不克 侯景納上
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
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
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
王 臨川內史始興王毅等擊莊鐵鄱陽王範遣其
將巴西侯瑱救之毅等敗死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
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夏
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為長沙王 丙
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
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

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
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
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
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
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
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
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
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
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
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

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
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魏封皇子儒爲

燕王公爲吳王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邵陵王

綸在郢州以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
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
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
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
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
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
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

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
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初世子方
等之死臨蒸周鐵虎功最多譽委遇甚重僧辯得鐵
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竒其言
而釋之還其麾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
西長史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
壬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
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
號猶稱大清 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
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其世子嗣

為刺史江州 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
不出一郡大 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
之範遣侯瑱 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
無復討賊之 志大心使徐嗣徽帥眾二千築壘稽亭
以備範市糴 不通範數萬之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範
憤恚疽發於 背五月乙卯卒其眾祕不發喪奉範弟
安南侯恬為 主有眾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
為東道大行 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為南兖州刺
史 東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為管記
由是親昵言 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

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
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
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
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曰正
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
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
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
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
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
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

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勦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
子自稱義兵而東向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
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
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
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
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
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
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
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
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

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
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
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
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
即召太常卿邢劭等議撰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
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
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
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
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
驛續入觀察物性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
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
此何爲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爲欲族滅邪隆
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
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
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
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
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
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旣署曰居
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
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

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
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
况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
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
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閣帝登車道德超上抱
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
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
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
綬禪位于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
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

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
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
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
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文
成侯寧起兵於吳有衆萬人己巳進攻吳郡行吳郡
事侯子榮逆擊殺之寧範之弟也子榮因縱兵大掠
郡境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
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
北境遺民殆盡矣是時唯荆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
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

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
屯白帝未許東下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
州事 江夏王大欵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
安間道奔江陵 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
狄干等七人皆為王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
陽王洸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洸為襄
城王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
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鄱陽
王範既卒侯瑱往依莊鐵鐵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詐
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尋陽王大心遣徐嗣

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橫等擊走之 齊主娶
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段韶之妹及
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勲貴之援乃言漢婦
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帝不從丁亥立李氏
為皇后以段氏為昭儀子殷為皇太子庚寅以庫狄
干為太宰彭樂為太尉潘相樂為司徒司馬子如為
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為司州牧 侯景以羊鴉仁
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
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魏人欲令岳陽王營發哀嗣
位營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營為梁王始建臺

置百官 陳霸先修崎頭古城徙居之 初燕昭成
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
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
守高涼洗氏世為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
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累世
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
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
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
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
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

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
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
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瀨石城魚梁以逼南康陳霸先
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瀨石
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
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
遣婦參彼聞之必憙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
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
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
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

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
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辛丑裴之橫
攻稽亭徐嗣徽擊走之 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
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世宗子孝琬爲河
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
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 辛酉梁王啓
入朝于魏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
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
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
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
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
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
不守欲帥衆奔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
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
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
徇蠡南諸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灋旣有
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
灋旣監郡事灋旣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
灋旣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灋旣引兵會
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

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湘東王繹改宜都爲宜州以王琳爲刺史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魏丞相泰以齊主稱帝帥諸軍討之以齊王廓鎮隴右徵秦州刺史宇文導爲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鎮關中益州沙門孫天英帥徒數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紀與戰斬之邵陵王綸大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齊主初立勵精爲治

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超不發書楛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楛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賊猶致大戮身爲枉灋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詔右僕射薛琬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齊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九月丁巳魏軍發長安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

聞之遣其子威正疾殲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
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
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
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
佗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
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
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礮自倉
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爲尚書
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
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
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僧灑馨匿
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
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
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
齊以綸爲梁王 湘東王繹改封皇子大款爲臨川
王大成爲桂陽王大封爲汝南王 癸亥魏軍至潼
關 庚午齊主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
南郡王中兵參軍張彪等起兵於若邪山攻破浙東
諸縣有衆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
臨往依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

我自解不可往也 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

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岳陽王譽還襄陽 黎州民攻刺史張賁賁棄城走州民引氏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黎州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爲刺史紀深責之囚法琛質子崇顥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 已卯齊主至晉陽宮廣武王長弼與并州刺史

段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於帝曰韶擁疆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豈可徑往投之帝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誠人猶有讒况其餘乎長弼永樂之弟也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段韶爲右僕射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立皇子大鈞爲西陽王大威爲武寧王大球爲建安王大昕爲義安王大摯爲綏建王大園爲樂梁王齊東徐州刺史行臺辛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術帥衆度淮斷之燒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

景行臺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術略三千餘家還下邳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魏丞相泰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丙寅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自秋及冬魏軍畜產多死乃自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

通鑑卷之三十三
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
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
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
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
又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
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
祁陽侯通理俱殺之又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
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
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
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暉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

憺之孫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
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
得出入卧内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
禍稍自踈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
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
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
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
諮帝自知不义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
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
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

通鑑卷之六十三
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
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 辛丑齊主還鄴
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
刺史馬祐以告丞相秦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武陵王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
兵二萬討楊法琛法琛發兵據劔閣以拒之 侯景
還建康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
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秦
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
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

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
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
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
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闈
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
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
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
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
云 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

起重光協洽盡玄默君難凡二年

太宗簡文皇帝下

大寶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楊乾運攻拔劔閣楊法昌退保石門乾運據南陰平 辛亥齊主祀圓丘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癸

亥齊主耕籍田乙丑享太廟 魏楊忠圍汝南李素
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
岳陽王譽取而葬之 或告齊太尉彭樂謀反壬辰
樂坐誅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
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侯景以王克為太
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
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
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
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傳
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

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
實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殿不
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
也 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楊乾運
進據平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
乾運焚平興而歸 李遷仕收衆還擊南康陳霸先
遣其將杜僧明等拒之生擒遷仕斬之湘東王繹使
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 三月丙午齊襄
城王洸卒 庚戌魏文帝殂太子欽立 乙卯徐文
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齊司空司馬子如自求
封王齊主怒庚申免子如官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

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
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約分兵襲破定
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
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
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

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
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
日以蒲酒爲樂侯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

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
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
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旣而
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
腹以五色綵辮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
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
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
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
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
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

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荅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岳陽王啓聞戾景克郢州

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
援衆議欲荅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
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
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
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澧水待時進軍啓聞之
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
卒 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
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
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
卽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

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
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
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
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
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
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
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
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
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
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

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
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
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
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
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
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
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
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
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
請還旣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

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
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
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上山攻之豫州刺
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
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
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
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鳴
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
景王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
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

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庚午齊主以司馬子如高祖之舅復以爲太尉 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豐自此起矣 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 鐵勒將伐柔然突厥酋長土門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土門恃其

疆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

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
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
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
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
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
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
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旣示
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
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
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

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
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
左右守之墻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
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
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
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
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
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
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

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旣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

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 九月癸巳齊主如趙定二州遂如晉陽 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 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

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雋等齎曲項琵琶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為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繫之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景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召循還江陵

循以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報曰請待政命魏太師秦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循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救之循恢之子也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暉雲麾將軍元頽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頽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

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
新安太守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湘
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為中
衛將軍以自副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為湘
州刺史 侯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
遷為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為中軍都督謝荅仁為
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巳卯加
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巳丑豫章王棟禪位
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黑數萬皆
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并其

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
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
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
咸咲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
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為
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
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
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
帝與受擯不殊 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為郢州
刺史 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

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
緒攻建德擒元頽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
日乃死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
公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
人鳩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
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
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
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
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
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
一老嫗負墮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
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
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剝元韶鬚鬚
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
婦人也

世祖孝元皇帝上

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以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
尚書褒騫之孫也 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景遣
郭元建帥步軍趣小峴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
至合肥齊人閉城不出乃引還 丙申齊主伐庫莫

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
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
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
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
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常曰唐邕彊幹一人當
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
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魏將王雄取上津
魏興東梁州刺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 突厥土
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
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

奔奔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土門自號伊利
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
謂之設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
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
二千自南江出溢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
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
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
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
景儀同三司謝朓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
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

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畢鄴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

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

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舫舨及海艦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

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剌確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

兄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鞶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朓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

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崩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目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巳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

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邵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歿豫章王棟及一弟橋穆相扶出於密室逢杜顛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

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夏四月齊主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

兵五萬攻陽平拔之 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
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
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上
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已
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
正爲西陽王圓滿爲竟陵王圓普爲譙王圓肅爲宜
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
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悺

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悺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
圍悺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衙之會蜀人費合
告悺反悺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爲
反徵謂悺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
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
略永豐侯撫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
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
侍郎使者入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
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
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

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以宜豐侯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循府長史蜀郡太守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邑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

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妾以其兄鷗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鷗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歲蕤密圖之歲蕤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晝寢鷗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荅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鷗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鷗以稍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

歲麩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歲麩送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剥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甲申齊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右僕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即魏孝靜帝之后也 楊乾運至劔北魏達奚武逆擊之大破乾運於白馬陳其俘馘於南鄭城下且遣人厚宜豐侯循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爲武所獲送長安太師秦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請屠之秦將許之璠請之於朝秦怒不許璠泣

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實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

曰前日傑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

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日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

其舌於柱剗腹齧肉而殺之 丙戌齊合州刺史斛

斯昭攻歷陽拔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旣死自餘

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

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

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

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

州刺史 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

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
魏彥告于魏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
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
景之士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
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
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
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蒯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
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
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辛術遷吏
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

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獎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
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
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
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魏達奚武遣尚書
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險
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
也白馬破走酋豪不進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
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
欲誰爲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邪循乃
請降帶韋慶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

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劔北皆入于魏 六月丁未齊主還鄴乙卯復如晉陽 庚寅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 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 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

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崩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八月魏安康人黃衆寶反攻魏興執太守柳檜進圍東梁州令檜誘說城中檜不從而死檜蚪之弟也太師秦遣王雄與驃騎大將軍武川宇文肅討之 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爲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九月甲戌司空

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爲貞外散騎常侍頊爲領直 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秦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相文之不如秦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相文對曰齊相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秦

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荆爲之益循請還江陵秦厚禮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望於道始至之夕命劫竊其財及旦循啓輸馬仗王乃安之引入對泣以循爲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齊主自晉陽如離石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甲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爲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群盜從王僧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劓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

走腸盡氣絕又齧割出其心向之并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丁丑以宜豐侯循爲湘州刺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追尊母阮脩容爲文宣皇后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

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陸納襲擊衡州
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
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顛平北
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即以爲營州刺
史洪雅請討陸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納
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藏引兵
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上遣陳旻至納所納衆
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它志也
乃出妻子付旻旻至巴陵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
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旻後約至城下鼓譟十
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衆謂已至即鼓譟軍中皆
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來攻矢下如雨循
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
退保長沙 壬午齊主還鄴戊午復如晉陽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起昭陽作噩盡闕
逢閏茂凡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承聖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
鎮揚州 丙子山胡圍齊離石戊寅齊主討之未至
胡已走因巡三堆大獵而歸 以吏部尚書王褒為
左僕射 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二月庚
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雲城降陸納納囚洪雅殺丁道
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識有十八子以為李氏當王甲
辰推洪雅為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

正金卷百六十五
衆數千左右翼從 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
督中外諸軍事 王雄至東梁州黃衆寶帥衆降太
師泰赦之遷其豪帥於雍州 齊主送柔然可汗鐵
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爲契丹所殺
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
國人立庫提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
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柔然別部又立阿
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
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
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

鄰國畏之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
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
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
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爲景所破紀
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日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
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
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
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
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
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
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
輪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
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旣而
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
獲其僕射乞伏觸狀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
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
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
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

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乙丑僧辯進
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
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
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牀不動
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退賢明死藏脫走入城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
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
州刺史楊灋琛求爲黎州刺史以爲沙州二人皆不
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
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

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
令略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灋
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秦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
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劔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
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
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
豐侯撫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
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
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
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
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
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
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已
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灋和築二
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獄
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
誅我不殺汝本爲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
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庚辰巴州
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會王僧辯於長沙 豫章太

守觀寧侯永昏而少斷左右武蠻奴用事軍主文重
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宮亭湖重殺蠻奴永軍潰奔
江陵重將其衆奔開建侯蕃蕃殺之而有其衆 六
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灋和告急相
繼上復拔謝朓仁於獄以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灋
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
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
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灋和求救不已
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
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

甲辰齊章武景王庫狄干卒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
獻將衆七千築壘與陸灋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
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陸納既平
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
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
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
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灌愉之日心
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
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
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諫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荅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崔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灋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饜餐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我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頗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攜屢出

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搆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搆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慄御史中丞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

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

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言對上曰未去退
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
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以湘州刺史王琳為
衡州刺史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
復還京口丙子以護軍將軍陸灋和為郢州刺史灋
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灋及西域幻術教化部
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契丹寇齊邊壬午齊主北
巡冀定幽安遂伐契丹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
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
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

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丁酉齊主至
平州從西道趣長塹使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日
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
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
倍道兼行掩襲契丹齊主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
餘里踰越山嶺為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甲
辰與契丹遇奮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
萬頭潘相樂又於青山破契丹別部丁未齊主還至
營州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
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丁巳齊主登碣石山臨滄海遂如晉陽以肆州刺史斛律金為太師召還晉陽拜其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命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寵待之厚群臣莫及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于鄴王僧辯還建康 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彊貢獻不入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為訟者詣蕃遂執之上以佛受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為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掌門管繕治舟艦甲兵質不敢與爭故開建侯部曲數千人攻

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 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 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癸亥齊主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啓聞之益重其貢獻 十二月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癸巳齊主自離石道討山胡遣斛律金
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
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
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攝服有都
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剗其五藏令九
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為威虐 陳霸先自
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
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
之聲援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
白額 魏太師秦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

流外品為九秩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
太師秦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秦諸子
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為
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
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
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秦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
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
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
滅絕秦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姓次者為九十
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三月丁亥長沙王韶

取巴郡 甲辰以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太將軍 丁未齊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歸彭城 郢州刺史陸灋和上啓自稱司徒上怪之王褒曰灋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灋和爲司徒 已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 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

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大保安定 王賀拔仁獻馬不甚駿齊主怒拔其髮免爲庶人輸晉陽負炭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 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 按之則使入地旣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 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 啓齊主云臣旣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帝怒於是 斐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 斐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 史潛度世之曾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 夏

通鑑卷之三十五
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五

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之民皆附於魏蠻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泰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群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 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遣擊破之 廣州刺史曲

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晉州刺史上以琳部衆疆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

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孰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携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

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
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
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鎮將中山郎基固守削木
為箭翦紙為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 柔然帥
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
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
數十人 鄧至羌檐析失國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
史宇文導將兵納之 齊段韶還至宿預使辯士說
東方白額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 秋七月庚
戌齊主還鄴 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 八月壬辰

齊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
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
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為左僕射

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主如晉
陽齊主之末為魏相也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
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為不可齊主由是銜
之崔季舒譖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
非已能裁帝禁之尚書省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曰
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發怒
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辛巳卒於路久之帝追忿

隆之執其子慧登等二十人於前帝以鞭叩鞍一時
頭絕並投尸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尸斬截骸骨焚
之棄於漳水 齊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
岳平原王段韶帥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
城河南城九月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
乃如晉陽 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開回車路以通
漢中 帝好玄談辛卯於龍光殿講老子 曲江侯
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孫瑒先行據番禺 乙巳
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
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

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
據丹楊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埤堦以
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
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
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
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
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
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
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
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

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啓帥衆會之丁卯帝停講
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
午復講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
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楊州
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兗州刺
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皇閣
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灋
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
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灋和還州聖其城

門著衰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
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
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
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
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
書右僕射張綰爲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
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爲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
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
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畿
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朌

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官外宿民家已亥移居祇洎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群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荅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已酉帝移居天居寺癸

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劒進曰唯斬宗懔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問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譽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譽怒使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

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
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
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
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
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荅仁
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
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顓
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
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
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

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
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
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
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
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荅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
猶彊乘閤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
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荅仁求自
扶帝以問王褒褒曰荅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
之勲不如降也荅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
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旣而召王褒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之以爲不可荅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
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
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
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劔擊闔曰
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
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
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營使鐵騎擁帝入
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營所詰辱乙卯于謹令開府
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給儉云城中埋金千
斤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營見辱之狀謂

儉曰向聊相給欲言此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
留帝於主衣庫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
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
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梟殺之事未成而城陷中
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
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
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
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
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
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旣不自由僧辯亦

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庚申齊主北巡至達速嶺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啓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墮之啓使以布帛纏尸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啓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啓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啓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灋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啓將尹德毅說啓曰魏虜貪恠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

通鑑卷三十三
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啓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啓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慄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秦皆厚禮之秦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旣立欲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秦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 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 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迴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